

诗歌卷

〔共18卷〕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 主编 忽培元

DaQing
WenYi
JingPin
CongShu

总策划
盖如垠
韩学健
夏立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

诗歌卷

DaQing
WenYi
JingPin
CongShu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分卷主编 潘永翔

副主编 张永波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诗歌卷/忽培元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8131-1

I. 大… II. 忽…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大庆市—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18.353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2950号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

主 编: 忽培元

分卷主编: 潘永翔

副 主 编: 张永波

责任编辑: 郑国和

书籍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陶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网 址: www.cyp.com.cn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 编: 100708

营销中心: (010) 64065904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640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盖如垠 韩学健 夏立华

主 任：忽培元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 莹 付淑兰 郑新英 周海成 常树林 阚 峰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 莹 王立纯 王鸿达 王厚光 王青龙 付淑兰
伊文琦 刘延山 朱晓鹄 李建刚 忽培元 郑新英
周海成 杨利民 杨铁刚 柳 庄 庞壮国 常树林
韩德全 阚 峰 潘永翔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主编、分卷主编、副主编

主 编：忽培元

分卷主编、副主编：

1. 序跋卷

分卷主编：李建刚

副 主 编：张 科

2. 长篇小说卷

分卷主编：王立纯

副 主 编：周树山 赵香琴

3. 中篇小说卷

分卷主编：王鸿达

副 主 编：李长春 王政阳

4. 短篇小说卷

分卷主编：王鸿达

副 主 编：李长春 王政阳

5. 诗歌卷

分卷主编：潘永翔

副 主 编：张永波

6. 散文随笔卷(上、下)

分卷主编：庞壮国

副 主 编：王勇男

7. 报告文学卷(上、下)

分卷主编：阚 峰

副 主 编：朱晓鹑

8. 戏剧卷

分卷主编：杨利民

副 主 编：陈 涛 晁雪莲

9. 影视卷(上、下)

分卷主编：朱晓鹑

副 主 编：阚 峰

10. 歌曲卷

分卷主编：韩德全

副 主 编：姜兴国

11. 曲艺卷

分卷主编：阚 峰

副 主 编：张 科 李忠仁 郑彦清

12. 民间文学卷

分卷主编：王厚光

副 主 编：刘战峰

13. 文艺评论卷

分卷主编：杨铁钢

14. 美术卷

分卷主编：柳 庄

副 主 编：刘 欣 马洪文

15. 书法卷

分卷主编：常树林

副 主 编：郑文义 张兴利

16. 摄影卷

分卷主编：王青龙

副 主 编：李 彦 王学林

17. 舞蹈卷

分卷主编：伊文琦

副 主 编：戴立然 袁 凯 王肖刚

18. 民间艺术卷

分卷主编：刘延山

献给前进的大庆，献给永恒的铁人

——《大庆文艺精品丛书》总序

忽培元

一、永恒的宝典，永远的纪念

这套丛书，是大庆人描写和反映大庆长达半个世纪创业历史的文艺精品荟萃。其遴选精致，图文并茂，堪称是：“洋洋千万言，浩浩十八卷。字句透真情，笔墨聚乾坤。”其中饱含着几代薪火相传的大庆人牺牲奉献精神和爱国敬业情操，也浸润着党中央、国务院及全国人民各个时期对大庆创业历史与奉献业绩的深刻理解、深情厚爱。

在审读这些文稿和图影的静夜里，我常常忘记时空的存在，感到心灵震颤，热血沸腾，甚至无数次地热泪盈眶，动情不能自己。我为大庆人而骄傲，我为大庆人而自豪，我更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殿堂之中能够增添这样一套瑰宝级的经典而不胜欣喜，更为自己能够有机会受命主持编辑这部厚重的历史文献而备感荣耀。

我同时想到，对于这套丛书的每一位分卷主编与编辑人员来讲，也许我们对于自己眼下所做的这项没有喧闹的开工奠基仪式，又格外琐碎繁忙的工程还未必意识到它的深远意义，更没有人会想到在炎热的夏日，在酷寒的冬夜，在我们的城市和广大市民进入香甜梦中时，还有这么一些人在各自的书房里不图名利、不计报酬、聚精会神地埋头苦干着。瞧那一个个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表情，就像是匍匐在壕堑中瞄准射击的战士。此刻呀，你看不出这些人们的本来身份，你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著名的作家、诗人，谁是知名的画家、音乐家，谁又是大学教授、研究院学者，谁还是这座城市令人敬重的管理者。他们眼下做着同一件事——一个普通文艺编辑的工作，同时又是通讯员，是联络员，是打字员，是资料员，是校对员，更是每一篇文稿、每一位作者忠实的服务员。一连十几个月，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休息时间，不显山、不露水地干着这同一项工作：先是四处张网，大海捞针；后又是精心遴选，多中取优；接下来才是“梳洗打扮”、精益求精。我们的业余编辑队伍，就像一个

庞大的乐团，一连十个月和谐而默契地演奏着同一件作品，提炼、打造着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章。在此期间，大家相互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步调之一致、配合之默契有目共睹。从来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更没有谁提出劳动报酬的问题。在感动之余，各位请接受我作为丛书主编的深深鞠躬敬意吧！

这的确是一项艰苦而默默无闻的宏伟工程。是的，我们自己或许至今并没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对于未来的历史该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应当大胆鼓励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加倍努力地辛勤工作吧，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一部永恒的宝典，一份永远的纪念。

二、经久不衰的人文魅力

“大庆”这个名称，就其所指地域而言，原本只是东北松花江与嫩江之间的一片荒原湿地。起先并没有城市，更没有居民，甚至连名称都是发现石油之后才诞生的。那是1959年松基三井喷发工业油流，正值新中国诞辰十周年大庆之际，当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欣然提议把油田命名为“大庆”。从此，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大庆”这个响亮的名字。正是1960年的大庆石油大会战，开始了在祖国广袤无垠的松嫩平原锻造这座著名工业新城的基业。大庆无比辉煌的创业历史，是几代大庆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呕心沥血的壮丽史诗，也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特别是我国的民族工业，在一穷二白的泥沼中艰难起步的一个经典缩影。“铁人”是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敬献给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人拉肩扛打出第一口油井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的美誉，更是时代赋予几代大庆人无上光荣的英雄称号。

为什么至今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一提到“大庆”，人们就会肃然起敬？为什么这座年轻的地处偏远的城市会有如此巨大的名气？为什么每次面对铁人王进喜手握刹把的花岗岩雕像，人们都会浮想联翩、感动不已？为什么每回走进“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面对他那憨厚的笑容你都会热泪盈眶？为什么每每面对铁人与工友们奋不顾身跳入泥浆池中的影视镜头你都会热血沸腾？为什么第一眼见到那满是油污、打了补丁的杠杠服，总感觉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这就是精神的魅力所在，是感情的魔力所在！如果说得天独厚的宝贵石油资源给大庆带来了最初的发展机遇和耀眼的光环，那么真正使得这种

光耀持续半个世纪而有增无减的原因，却是来自人为的努力，来自精神魅力。是铁人王进喜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痴情感动了你，是几代大庆人对祖国石油工业的恋情激励了你，是全国人民对大庆几代创业英雄的深情厚谊鼓舞了你呀！

假若你面对这一切，竟然麻木不仁，或是无动于衷，那么你即便是今天还穿着大庆石油人的工装，戴着橘黄鲜亮的塑盔，天天生活在大庆，也不能说你就不是一位真正意义的大庆人。而有的同志也许只是来过大庆，即便只是逗留短短的几天，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大庆；有的甚至连来也未曾来过，但他们时刻关注、关怀着大庆的发展，在大庆的前进历史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庆人啊。

人世間最宝贵的莫过于一份真情。铁人王进喜以及大庆人一生的业绩，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个字：“真情。”对祖国和人民的恋情，对同志和朋友的友情，对本职工作和石油事业的热情，对油田和钻机的痴情。我们细细品味，王铁人的人格魅力正在于此，大庆精神的人文魅力，其实也正是集中在这“真情”二字上。

“大庆”这个崇高的名字，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热爱大庆这份感情，在大庆人生命中的分量是无与伦比的。我不止听到一位“老大庆”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当初我刚来大庆时到外地出差，别人问从哪来，我总是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大庆人，只敢说是安达人，或是在大庆当徒工。原因就是怕自己的渺小和不足，有碍于大庆的伟大和声望。”这是怎样一种虔诚而神圣的感情呀！又是多么纯洁而又崇高的心态。

在大庆，一个人能不能被大家认可，能否算是真正意义的大庆人，这“真情”的有与无，是一个试金石，更是科学而严格的鉴定标尺。这是用大庆精神打磨锻造出来的，这是用铁人精神衡量精制出来的。集中地体现着“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又仿佛是一把以“纳米”为单位的精密卡尺，精确到一丝一毫都不会差错。

三、大庆精神大庆人

用这把“卡尺”来衡量，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等会战时期的“五面红旗”当然是大庆人；周占鳌、李景荣、吴全清等英雄劳模是大庆人；余秋里、康世恩等会战主要领导人是大庆人；唐克、徐今强、吴星峰、张俊、张文彬、季铁中、李荆和、焦力人、徐士杰、宋振

明、陈烈民、李敬等石油功臣是大庆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董必武、王震等一切关心大庆发展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大庆人；刘白羽、李季、贺敬之、魏钢焰、李若冰、孙维世、贺绿汀、马可、吕远、秦咏诚、邵宇、晁楣、张天民、侯宝林、马季、李润杰、黄枫、杨鸿基等一切关注大庆，并来大庆体验生活写出作品的著名文艺家是大庆人；千千万万光荣的老会战是大庆人；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工程院院士王德民和各个时期为大庆稳产高产技术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大批科技工作者是大庆人；二次创业中涌现出的“新五面旗帜”是大庆人；一大批呕心沥血、埋头苦干的大庆本土文艺工作者是大庆人；眼下仍然像父辈们那样艰苦奋斗在各个岗位的数以万计的广大油田职工是大庆人；在推动大庆可持续发展中献计献策、埋头苦干的人们是大庆人；那些一年又一年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的可敬可爱的教育工作者是大庆人；那些起早贪黑为美化和净化城市不辞辛劳的清洁工人和花木园丁是大庆人；那些奋不顾身地跳入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这个无比巨大的“泥浆池”中搏击风浪，在努力推动大庆迈上科学发展新阶段的地企各级党政领导，继续用智慧和勇气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的精明强干的企业和城市管理者们是大庆人；那些从祖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各种应聘人才和投资创业者是大庆人；那些至今仍为大庆发展而奔走呼号，为宣传大庆鸣锣开道、挥笔著文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是大庆人。总之，一切热爱大庆、建设大庆的仁人志士，无论他是否长期生活在大庆，都可以视为是大庆人。可见，大庆人是有特定内含和严格标准的，不是无论什么人只要来到大庆，吃住在大庆，就可以随便自称为“大庆人”的。

因此，说这是一套“大庆人描写和反映大庆历史的书”，是具有严密确切界定的。这些作者，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名字，依旧令人肃然起敬又备感亲切。他们无论是早已名震四海，还是至今名不见经传，他们的作品同样傲然挺立其中，像一代又一代的1205钻井队的工人兄弟一样，同样都充满着火一样的激情，又像富油岩石一样的饱满厚重。

四、精品背后的精彩故事

歌曲最能反映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声。大庆开发以来，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精品歌曲。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我为祖国献石油》、《踏着铁人脚步走》和《铁人队伍永向前》。当我有幸审读丛书文稿，耳边就交替响起那无

比豪迈动人的歌声。这是两代大庆人的心声，显然是一脉相承：“雄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随着这豪迈歌声的响起，眼前顿时是红旗招展，塑盔攒动，渐渐幻化出浩瀚与峻拔的景象：一栋栋井架，像一座座山岳，一个个身影，像一株株大树，拔地而起，巍然挺立，又像一座座丰碑，赫然连绵地矗立在你的心头。

是的，当你在静夜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这些书稿时，你就感觉自己是在朝圣，更是在奋力攀登一座巨山。你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下来，举目欣赏那无限风光，潜心体察那起伏跌宕，感受那巍峨峻拔，展望那无限美妙。

2004年的一天，在大庆举办的纪念油田开发四十五周年歌咏大会上，《铁人队伍永向前》的词作者，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的曾玉康和曲作者吕远以及首唱歌手杨鸿基相约在大庆见面。曾玉康在热烈的掌声和鲜花之中，亲手将“大庆油田荣誉职工证书”颁发给两位真诚可敬的艺术家。从此，“大庆人”的行列中又多了两位新的成员。铁人的队伍，又一次扩大了力量。曾经创作了《克拉玛依》等大量著名歌曲的76岁的作曲家吕远当场表示：“身为大庆人，要为大庆谱写更多更好的歌曲。”年龄小他一轮的杨鸿基也当即表示：“我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但‘大庆荣誉职工’，是我最看重的一个称号。只要可能，我要像吕远老师一样，十二年后，仍然为大庆而歌唱。”说着，再次用他那浑厚、深沉、高亢的嗓音，豪情满怀地带领大家唱起了《铁人队伍永向前》。

“大庆人写大庆”，这个精确命题，据考证最早是著名诗人魏钢焰提出来的。他是最早来大庆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之一。从1960年冬季开始，他就一次又一次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庆，像战争年代的随军记者那样，战役打到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最激烈艰苦的战斗发生在哪里，他的身影就闪现在哪里。当时在人们眼里，身材高大魁梧的魏钢焰更像一名真正的石油工人。他时常身穿沾满油污的杠杠服，头戴狗皮帽子，没明没夜地同铁人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的工人师傅餐风饮露泡在一起。有时也手握刹把，昂首站立在高高的钻台上，迎着风霜雨露，一脸的严肃认真，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钻井工人。如今这样真诚痴情地对待生活的作家，已经很少能见，可那时候，倒是不乏其人。魏钢焰，像一团烧红了的钢铁火焰，不断地用自己的热情与诗句，点燃人们心灵之火。他主张“大庆人写大庆”，他自己很快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庆人。他热爱大庆，讴歌大庆，同王铁人成了亲密朋友。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体验生活的作家”，完全以主人的姿态学

习、生活和工作在大庆。甚至不惜“讨嫌”，经常同一些有损大庆形象的言行作斗争！直至今天人们讲述大庆故事时，还会不时地提起他的名字。可见大庆精神的精髓，已经融入了作家魏钢焰的灵魂和血液。他一生来过多少次大庆，是谁也说不清的。他在大庆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可谓篇篇都是流自心底的真诚。他甚至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大庆锻炼奉献。直至他重病弥留之际，还要求把骨灰撒在“铁人一口井”旁，永远守望着油田和战友。作家魏钢焰，他是王铁人的亲密战友，更是大庆市的文化功臣啊！

对于大庆来讲，与魏钢焰同样值得纪念的另一个人物是作家李若冰。他是用行动体现“大庆人写大庆人”的又一位功勋作家。这位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战士作家，像一峰驮着沉重行囊的骆驼摇响着动听的铜铃穿行在茫茫沙海。人们于是为他起了一个亲切形象的名字：“沙驼铃。”吃苦耐劳的骆驼在沙漠戈壁中远行，沿着石油勘探队员前进的路线，踏着石油工人奉献的足迹。他是新中国作家群中第一位随着石油勘探大军进发西北荒野，又走上巍巍青藏高原，走进博大神秘的柴达木盆地的人。他亮开喉咙放声歌唱勘探队员、石油工人的艰辛和业绩，在建国十周年的日子，奉献出他的脍炙人口的豪迈颂歌——《柴达木手记》。之后，他又风尘仆仆地赶来大庆，从此同石油工业和石油文学结下终身良缘，也就开始了格外艰辛的人生之旅。其实他当时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气，写些轻轻松松的作品，在家乡西安当他的“著名作家”。但他还是选择了到大庆参加会战。作家李若冰同大庆的故事，从万人广场誓师大会那一天开始。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确不是来“体验生活”，而是作为会战大军的一员，抛家舍妻顶风冒雪来到大庆的。进入古稀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在大庆的那一段宝贵经历。我曾多次有机会同他接触交谈，发现他依然热忱关注着大庆，应邀担任铁人文学基金会顾问，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直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大庆的发展！冰清玉洁的李若冰与大庆的故事，至今仍在石油人中传颂，他的反映大庆故事的动人散文，已成为他寄托深情的永恒，那一份无与伦比的厚爱，无疑是大庆人写大庆的杰出典范。

以后刘白羽来到大庆，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带领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拍摄反映大庆石油会战影片《大庆颂歌》的。他在同大庆文艺工作者见面时说：“宣传大庆还要靠我们大庆人自己，要鼓励提倡大庆人写大庆。”在当时的二号院干打垒会议室，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上面的话，令大家至今难忘。他还提议《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优秀的编辑到大庆组稿，很快就在《人民文学》（1965年12月号）以“大庆人写大庆”为题目编发了一组（10

篇)纪实性散文。其中挑头儿的就是魏钢焰写的《毛泽东之歌》和李若冰反映大庆油田工人生活的作品。已收入本丛书文学卷的孙宝范的《油的分量》和《两把刀》，就是选自那一组文章。刘白羽自己以后也写出了反映大庆生活的作品。可见他虽然没长期在大庆体验生活，但已经自觉地融入了“大庆人”这一光荣而特殊的群体，成为了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铸造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的一分子。

上述这些往事，当事人如果不讲出来，后人是不会知道的。而当年亲历了那段轰轰烈烈的“老会战”，健在者已经越来越少。可见大庆的历史资料，也要抓紧抢救呀。例如，从大会战开始，就有大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纷纷以各种形式来到大庆，慰问工人，体验生活，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这里所说的“著名”，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著名。这些资料，不仅对于大庆本身的历史研究至关重要，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也是弥足珍贵的。

五、创造奇迹的圣地

大庆开发的时代背景与艰难历程，就像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产生根源和创建过程一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与英雄传奇。如今，这部激越澎湃的英雄交响诗的总谱，就摆在你我的面前。我们阅读着它，也就不知不觉投入了历史的怀抱。我们深切地体察到，那时候的大庆，就像抗战时期的延安。荒原上竖立起来的高高钻塔，如同连绵群山中的巍巍宝塔。那是亿万人心中的灯塔，象征着爱国奉献、开拓创新，也充满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自我牺牲精神。当年日寇铁蹄长驱直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需要那样一座凝聚民心的伟大灯塔。“八载干戈杖延安，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诗句)，正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承载了民族的重托。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发展，石油能源需求告急！国外敌对势力却乘机卡我们的脖子，再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正是大庆油田的及时开发，对于我们的国家冲破重重封锁、克服重重困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无异于在全国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灯塔。《大庆文艺精品丛书》，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真实生动地记录着这座“灯塔”的铸造过程。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的延安精神，在大庆的茫茫荒原上开花结果了。人们仿佛看见延安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场面，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情景。当时烧荒的火，已化作了熊熊篝火，映红了荒原

湿地和手捧“两论”的铁人们坚毅严肃的脸庞。那时候，大庆的物质生活也像当年延安的境况一样艰苦，人们的精神也同样是那样的饱满昂扬。在大庆会战中涌现出的“王马段薛朱五面红旗”，和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就像当年延安时期被人们传颂的毛朱周等中央领导和杨步浩、吴满有、赵占魁等英雄劳模一样，那些响亮的名字，至今依然被人们传颂不已，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1964年4月新华社著名记者袁木等人深入大庆采写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著名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开篇便讲大庆的业绩正是“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还写道：“在延安度过多年革命生涯的老同志，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了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四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些颇有见地的论断，更能体会到其中深刻丰富的历史内涵。哦，大庆啊大庆，全国人民心向往之，更是广大作家、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地方。

人们热爱大庆，人们歌颂大庆，人们向往大庆，人们支援大庆，人们对于大庆的感情，就像对于当年延安的感情一样高尚真挚、经久不变。为什么大庆在人们的心目中会有如此沉重的分量？作家刘白羽的一席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1991年刘白羽最后一次来大庆，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语重心长地对陪同人员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两个伟大奇迹，这是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的。一个是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另一个就是以大会战的方式开发建设了大庆油田！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前者改变了中华民族令人担忧的政治前途，后者扭转了新中国空前困难的经济形势。”

上述两个伟大奇迹，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两件大事。延安，大庆，两座英雄的城市，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

六、大庆人心中的诗人

什么是诗歌？真情凝结成的心声，就是诗歌。什么是诗人？用生命呐喊出真理绝唱的人就是诗人。

2003年12月我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头及一些旅游景区，看到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青铜塑像和普希金的各种雕像，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塑像。这些都是前苏联时期的

遗迹。奇怪的是许多公共场所斯大林的塑像被拿掉了，甚至连列宁的雕像都被取消了不少，而这些著名诗人、作家即或是苏共党员作家的雕像竟然都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只要是真诚的艺术家的，只要是创造了真正有生命的艺术，就能够跨越政治时空，而被不同时期的人们接受。中国的历代作家诗人，无论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从屈原、宋玉、曹操等封建帝王士大夫，到毛泽东、刘白羽、贺敬之等共产党人，能同上述前苏联的几位相齐名的，至少总该有好几十位上百位吧。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风云怎样变幻，诗人总是活在人民心中。人世间任何东西都可能被人们遗忘，唯独为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是不会被遗忘的。只要诗歌存在，诗人也就不朽。

大庆的第一位不朽的诗人，当数铁人王进喜。王铁人不是专门写诗的人，他生前甚至从未正式地创作和发表过诗作，但他的诗歌却不胫而走，至今被亿万人传诵。谁说新诗不如古诗诗表现力强？请读王进喜的诗：“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钻头没有压力，钻不透千米岩石；/油井没有压力，石油就喷不出大地；/人如果没有压力，每天就会轻飘飘地过去。”还有他写的一段真诚的话，过了许多年之后，我们却突然发现只要分节排列开来，竟然是极好的诗。例如：“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多大本事，/只不过为国家打了几口井，/就得到这么多荣誉，/我的小本本上，/不能记成绩，/只能记差距。”还有“在我重病期间，/组织和同志们来看，/有的带了钱，/现退还，/三百，/一百，/二百，/我不困难！”这是他的临终绝唱，难道不是感人至深的诗歌吗？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专门的诗人无法写出的。显而易见，王进喜的诗，不是挖空心思“创作”出来的，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大干中产生的劳动号子，是做人处世的哲理心得，是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生命激情，是在为理想而奋斗时不断思考的内心独白。他的那些粗犷甚至貌似直白的诗句，往往夹带着千里戈壁的风雨豪情，透露出祁连雪峰的凛然正气，体现出广袤荒原的朴素深刻，充满了对祖国人民的赤子之情。那些貌似浅显的词句，其实内涵相当丰富。可谓冰清玉洁，情真意切，掷地铿锵，发人深省。这也正是他的诗歌至今仍被人们传诵的魅力所在。

大庆另一位值得纪念的特殊诗人是宋振明。提起宋振明，也许有人还记得他的长诗——《万人广场作证》。其实他真正的代表作是他的人生和业绩，是他对党对祖国石油事业的一生忠诚，对大庆开发建设十八年的牺牲

奉献，是他同党组织倾注心血发现和培养的王铁人等先进劳模典型，是他带人总结出的大庆岗位责任制等企业管理的严细作风和宝贵经验。宋振明的诗情是蕴涵在他的领导智慧和人格魅力中的。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才结晶成《万人广场作证》这首生命绝唱。

大诗人李季与大庆的故事令人感动不已。这位当时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在延安时期就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等传世名作的大诗人，至今仍像一尊雕像耸立在大庆人的心中。他当年曾在大庆工作生活，对于大庆的热爱与贡献非同一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魂归大庆。在生命垂危时他念叨着大庆，进入弥留之际，人们很想听到他最后的要求和希望，谁也未曾想到，诗人李季强打精神郑重要求人们在他去世后一定要穿着大庆会战时期工人的工装——杠杠服上路。这就是大诗人一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和请求，也是他最后留给人们的一首动人诗篇，是他临终表达情感的最高形式。一生写过许多石油人颂歌的著名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着的还是大庆，放不下的还是大庆！诗人李季，他就这样像一名真正的大庆石油工人，穿着那具有特定含义的杠杠服，遥望着亲切的钻塔和井架，静静地融入油田大地之中，融入他所敬仰的，并日夜思念着的“老会战”们之中。

无独有偶，1995年2月，诗人魏钢焰病危，他的临终遗言中，也是不讲财产分割，不讲出版个人著作全集，也不为子女操心，而是说：“请把我的骨灰，埋在大庆吧，埋在铁人王进喜打的第一口油井旁，我要日夜守候在那里，听着地脉跳动，看着油井奉献。”人们理解这一份感情，更尊重诗人的遗愿。如今，在那被人们称做“铁人一口井”的功臣油井旁，掩埋着诗人的骨灰。为了纪念诗人，人们还在那里栽了两棵柏树，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镌刻着诗人的名字，记载着一个崇高痴情的诗人与这片土地的动人故事。

女作家孙维世在大庆开发初期就同丈夫金山一道来大庆深入体验生活，创作并带领职工家属排演了多幕话剧《初升的太阳》。这个剧20世纪60年代从大庆一直演到南海，受到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好评。这是大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性作品，为宣传大庆，提升大庆人的觉悟，总结概括大庆经验以至上升为精神锻造，做了重要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此后才有张天民等人创作的《创业》问世。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唱彻祖国大江南北的一首表现石油工人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的传世歌曲。可以说几代中国工人都是唱着这首豪迈的歌曲成

长起来的。有谁会知道就是这样一首惊天动地的歌竟是大庆一个普普通通的石油工人创作的歌词。薛柱国，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个抒发了石油工人心声的大庆石油工人。

杨利民作为大庆本土培养成长起来的优秀戏剧家，也是广泛意义上的诗人。他创作的大量反映大庆历史的具有史诗意义的话剧，曾经在世纪之交的年代，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遭到某种冷落和质疑的时期，起到了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在宣传和捍卫崇高与正义的同时，也赢得了荣誉和社会的认可。他多次获全国大奖，还荣获“五一劳动奖章”，被人们誉为大庆文艺创作的“铁人”。这位在油田井架间成长起来的作家，已经年近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大好，但仍然在为宣传大庆而努力。人们永远牢记着他的奉献，并祝愿他笔健身健。

孙宝范是大庆的老人，是铁人王进喜的小老弟。他当年作为《大庆日报》的一名记者，曾被组织派到王进喜身边坚持常年跟踪报道铁人事迹。他对王铁人了解最多，感情也最深。他曾与人合作完成了《铁人传》，出版后荣获“铁人文学奖”。不断努力搜集整理铁人事迹是他为自己确定的“终生使命”，他被誉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活字典。他如今年近古稀，仍然积极参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进校园进课堂宣讲活动，以知心朋友的姿态活跃在青少年中间，深受大家爱戴。

傅广诚先生的卓越贡献是组织编写了《大庆企业文化词典》。这是第一次把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知识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部十分严谨完善的工具书，至今仍然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大庆历史的重要文本。把一种精神提升为文化，傅老和参与这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大庆市文化局局长的姚明理先生，他对大庆文艺人才的栽培可谓是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回顾大庆开发建设近半个世纪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的光辉历史，值得记录的人和事实在太多太多。我们根本无法在一篇短序中写出许多人和许多事迹，而只能挂一漏万地表达一种心情。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一座独特而年轻的城市成长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嘹亮的号角与祝捷的战歌，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做出过牺牲奉献，有多少英雄传奇，是很难说清更难以备述。好在我们有后面的十八卷二十一本书籍佐证，其中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就像一幅恣肆汪洋的水墨丹青长卷，情理交融气势恢弘，人物故事应有尽有。由此也许可以弥补我们论述之不足，同时亦可折射出我们工作的意义。

七、“文化立市”的厚重基石

一座城市的外在魅力，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文的；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区位的，也可以是交通、通讯的等等。但归根结底真正有生命的，能够持久吸引人们和可以持续增长的内在魅力，还应当是城市本身所包含的深厚、丰富、独特的文化积淀。而文化的开发、发展和建设，又是最容易被人们停留在口头上，也是最容易被平庸落伍的城市管理者们忽视甚至轻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实践证明，文化的魅力，是一座城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培育和最终体现城市竞争实力的根基所在。

通常人们总以为大庆作为一座产生在荒原湿地的年轻城市，单一的社会使命（即为国家奉献石油），使得这里的人们曾经几乎失去“奉献”之外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和追求。国家保密的需要和偏远闭塞的环境，曾经使得这里文化教育特别落后（甚至没有一所小学）。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没有乡风民俗，也没有都市文化，这样的状况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讲，就像石油产量的“稳产高产”一样，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真正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许多“老会战”的后代，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失去了读书机会，荒废了学业，以后参加工作，多数也只能干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可见在这样的一种城市文化根基上进行文化的建设是一项丝毫不亚于油田开发的极其艰难的任务。

其实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而令人悲观。大庆的文化也有得天独厚的一面。一座城市的文化，如同一棵大树需要孕育的土壤。大庆的文化，植根于怎样的土壤？就像当代的美国，虽然建国时间很短，但它的第一批公民多数是英国移民，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之上，是西方古老文明与美洲新大陆开发进取精神的一种有机的嫁接，结果产生了美国人引以自豪的充满开放意识与进取精神的所谓“美国精神”。这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发达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大庆的文化根基，则是植立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是当时（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与开发技术和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创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及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以及战争经验和某些军事管理经验的有机融合。这就使得大庆的文化，绝不等同于一般的城市文化——只是农耕文明与市井文明